

警方清障文明有力 堅決制止違法「再佔」

姚志勝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



姚志勝

法庭禁制令近日正式生效，在法庭執達主任的邀請下，警方協助展開連場清障行動。經過警方堅決執法，最頑固的旺角佔領區已經被清除，旺角被佔據兩個月的道路終於打通，市民拍手稱快、鬆了一口氣。反對派議員大肆攻擊警方的清障行動，譏諷警方「濫用暴力」。這根本是顛倒是非黑白。西方國家對付大規模遊行示威，不僅施放催淚彈、水炮，而且還開槍射擊示威者，不少示威者被警方打得頭破血流。相比之下，香港警方使用的武力不知克制了多少倍，此次旺角清障行動的文明有效，可以成為全世界警隊處理同類問題的典範。必須指出的是，反對派、佔領示威者不會善罷甘休，就此退場。有人已揚言，將重新霸佔道路，繼續挑戰警方。對於佔領行動可能轉打游擊戰，將佔領「遍地開花」蔓延至社區，特區政府及警方應高度重視，將新佔領行動消滅於萌芽狀態，防止佔領行動如惡性腫瘤四處蔓延，沒完沒了，消耗政府、社會的精力，禍害香港。

警方有權依法拘捕驅散再佔者

警方清障行動初見成效，能否堅決制止佔領行動「清完再佔、遍地開花」，是清障行動成功與否的關鍵所在。如果受禁制令保護的地區成功開通，但是示威者轉移到其他路段形成新的佔領區，清障行動將前功盡棄。警方已明確表明態度，將堅決採取執法措

施，對佔領示威者將即佔即捕、再佔再捕。有人質疑警方拘捕其他地區的示威者，存在越權執法的問題。這不過是混淆是非，無視法治。對此，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指出，不存在警方超出禁制令範圍執法的問題，因為法庭一早說明，警方除了有權協助執行禁制令之外，亦有權在禁制令的範圍之外執法。實際上，任何人非法佔領道路，警方都

可以依法拘捕、驅散。唯有迅速遏止新的非法集結，阻止佔領行動像瘟疫般四處擴散，才能保證全港道路暢通無阻，重新恢復正常社會秩序，切實維護市民的合法權益，重振法治權威。儘管少數示威者不會善罷甘休，負隅頑抗，千方百計要將佔領行動沒完沒了地拖下去，但是，邪不勝正，有法律和民意的支持，警方一定會全力以赴，防範佔領行動死灰復燃、捲土重來，藉此彰顯法治權威，對示威者發揮阻嚇之效。

香港警察比西方不知文明多少倍

反對派議員同樣不甘心佔領行動就此落幕，令他們失去做政治騷的舞台，因此也大肆攻擊警方的清障行動，譏諷警方「濫用暴力」。這根本是顛倒是非黑白。旺角佔領區的示威者品流複雜，當中不少絕非善良之輩，這兩天的清障行動，示威者不斷包圍、阻礙警方執法，甚至向警方拋擲雜物，衝擊警方防線。警方保持最大的克制容忍，只是使用了恰如其分的武力控制場面，幾乎是用血肉之軀壓制蠻橫的示威者，而整個行動並無出現重大受傷情況。美國、比利時近日同樣發生大規模遊行示威，當地警方不僅施放催淚彈、水炮，而且還開槍射擊示威者，不少示威者被警方打得頭破血流。相比之下，香港警方使用的武力不

知克制了多少倍，此次旺角清障行動的文明有效，可以成為全世界警隊處理同類問題的典範。

市民防佔領入侵

佔領行動癱瘓交通，嚴重影響市民生活生計，市民對其深惡痛絕。社會各界必須發出不容再佔、支持警方執法的強烈聲音。市民已經飽受佔領之苦，要防止清障後佔領行動死灰復燃，最重要的還是民意的反對。社會各界要展示反對佔領的鮮明態度，市民已經受夠了，不容佔領行動再胡作非為、擾亂社會。社會營造壓制佔領再起的強大輿論氣氛和民意，令佔領者不敢輕舉妄動。市民、社區團體要自發組織起來，協助警方執法，防止佔領在社區遍地開花。「佔中」行動初期，「佔中」搞手計劃將戰線擴展至新界區，曾在元朗及屯門宣傳佔領當區的行動，結果令到反「佔中」居民嚴重不滿，元朗更成為首個拒絕「佔中」的地區。日前，更有消息指，佐敦街坊已經組織起「紅絲帶」義工組織，輪班守衛街道，防止佔領者入侵。全港各區應該通過官民合作，攜手防範佔領行動清完又來，持續禍港殃民。

「真普聯」召集了誰？

立力

「真普聯」成立目的是團結反對派，從而實現所謂「真普選」；然而，被推舉成為聯盟召集人的鄭宇碩，到底又召集了誰呢？

反對派之間貌合神離，經常內訌，乃是眾所周知的事實。「真普聯」的出現，對於反對派分裂卻是無濟於事，根本不能發揮預期作用。

首先，早於今年中，在「佔中」所謂「公投」一役，民主黨已經因為社民連和「人民力量」的不合作而退出了「真普聯」。其次，隨着「佔中」跟主流民意愈行愈遠，不同黨團的利益矛盾日益尖銳，擁有立法會議席的一眾議員及所屬政黨深憂慮會影響選情，但學生組織卻無讓步兼兼勝不知輸，兩者有關去與留的爭辯已經吵得街知巷聞。更重要的是，「佔中三丑」不但早已主動淡出，沒有再出席所謂的「五方平台」會議，還有跡象顯示他們將自行結束「佔中」秘書處以及自首。作為「真普聯」這個反對派組織的召集人，似乎對有關分裂趨

勢顯得一籌莫展。

有趣的是，作為一個召集人，鄭宇碩反而肯定「佔中」參與者的自發性，彷彿完全忘記了自己應有的身份與立場。自發即是不團結、不受控，當中自然充滿風險。理所當然的發展，就是「佔中」及反對派繼續分化下去，亦縱容並催生更多的暴力事件，令香港社會進一步對立撕裂。

話又說回來，「真普聯」既然無法團結反對派，又怎能有效團結香港各界呢？其實，團結絕對不能盲目護短，而必須嚴正地是其所是、非其非，否則害群之馬終必毀了團體。由「真普聯」內部，到「佔中」各個山頭，不斷護短包庇的後果實在有目共睹。走筆至此，我認為特區政府面對那些害群之馬尤其是不法分子，也應該發放正確信息，否則，過去幾代人艱辛努力寫下的香江名詞，勢恐毀於一旦。

回想「佔中」初期，鄭宇碩曾撰文《佔中運動是香港人的驕傲》，現在看來，又是否顯得可笑？

培育國際人才 回港留港建港

香港是亞洲國際都會，向來都是東西薈萃、人才交流之地，這亦是香港成功之道。香港同時是區域教育樞紐，政府十分重視培育人才，近年已不斷提升適齡人口組別接受大學教育的比率，同時亦加強職業教育。而本港為香港培育國際人才的目標，政府剛剛宣布成立「香港卓越獎學金計劃」，為此踏出了重要一步。

目前，在本港的適齡人口組別中，已經有超過百分之三十八的青年人有機會接受學士學位程度的教育；若連同副學位學額計算，修讀專上課程的青年人已接近七成，可見香港的青年人已經比以前多了很多升學機會。

本港大學的國際排名亦十分高，根據國際高等教育資訊機構 Quacquarelli Symonds (QS) 本年公布的世界大學排名，香港共有五所大學位列全球 200 強，當中三所位列前 50；而在 QS 日前公布的二〇一五年「最佳留學城市」排名榜中，香港更由去年的全球第七升至第五位，在亞洲排名第一。儘管如此，海外的知名大學仍有不少課程，值得我們的學生去汲取知識及經驗，並於學成後回來貢獻香港。

培育國際人才

為此，政府已按行政長官公布的二〇一四年《施政報告》，撥款近 3.5 億元成立「香港卓越獎學金計劃」。這項獎學金的目的是資助本地成績優異的學生（包括清貧學生）到境外的世界知名大學進修，從而培養具備環球視野、國際網絡，以及一流教育水平的優秀人才，最終提升香港的競爭力。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之下，青年人除了接受優質教育，也應培養國際視野，獎學金計劃可以提供一個難得的機會，讓青年人有更多的發展。我們尤其希望此計劃能為部分對社會及未來感到迷惘的青年人，帶來一個正面的訊息及機會。

政府已成立了一個督導委員會，並邀請了馮國經博士擔任主席，其他 13 名非官方成員包括來自不同範疇的領袖和專家，他們對世界知名大學和相關機構/組織有豐富的認識、經驗和聯繫，對我們推展這項工作有重要的策略性作用。

我們計劃由二〇一五/一六學年起資助三屆學生，每屆最多 100 名學生，然後再檢討其成效。主要對象是

修讀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而研究院課程亦會獲得考慮。他們修讀的學科沒有特別限制，但有助增強香港長遠競爭力的課程將獲優先考慮。

所有獲獎學生無須通過入息資產審查均可獲發獎學金以支付學費，以每名學生每年 25 萬元為上限，兩者以數額較少者為準。對於有經濟需要的學生，他們可申請經入息資產審查發放的助學金，每年最多可獲得 20 萬元，即獎助學金合共每人每年可達 45 萬元，讓他們可以安心完成整個課程。

回港留港建港

獲獎學生必須修畢指定課程，並承諾畢業後回港工作最少兩年，或相當於獲獎學金資助的年期（兩者以較長者為準）。然而，督導委員會可彈性處理個別申請，決定是否在特殊情況下適當地延期執行或豁免有關承諾回港工作的規定。

我聽說有個別人士對畢業生回港後的就業前景表示懷疑，但我必須指出，即使有關科目及行業目前在香港並非十分「熱門」，但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敢於創新的人。沒有實際的行動跨出第一步，沒有合適的人才，我們就不能把握新的發展機遇。只要敢於開創，有國際競爭力，香港以內地都是青年人一展抱負的舞台。

這個新計劃令我想起國家及香港都有不少成功人士的真人真事，他們都是曾經獲資助赴海外，學成後回來為社會及人民作出了偉大的貢獻。

約 80 年前，錢學森於上海交通大學機械工程系畢業後獲公費留學美國，主力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氣動力學，其後取得加州理工學院博士學位。他於一九五五年回國，長期擔任研製航天器的領導工作，對提升國家的航天技術作出了重大貢獻，因此有「中國航天之父」之美譽。錢學森的成就薪火相傳，目前中國的航天實力全球排名第三。

由此可見，擁有夢想、國際視野和知識的青年人對社會的貢獻往往是超乎想像的，他們的影響力不限於個人，也不限於這一代人。我相信，這個新計劃不但可以資助有能力、有志向的香港學生追尋個人夢想，他們回港後也會對社會作出貢獻，為香港帶來一股新的動力，有利於本港以至國家的長遠發展。

「雙學」抗拒禁制令 圖找「濫暴」借口翻身

高天問

學聯和「學民思潮」頭頭以及一眾激進派政黨組織，全部都由金鐘「佔領區」空群而出，參加旺角「佔領區」的暴力行動，通宵衝擊警察防線，企圖霸佔其他道路，作為對法院禁制令的反抗。最終，學聯副秘書長岑敖暉、常委司徒子朗、「學民」召集人黃之鋒當場被捕，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亦告落網。做壞事的人，最後就露出了本來面目。反對派和學聯竭力吹噓「佔中」是「和平鬥爭的典範」。當警方協助法院執行禁制令時，「佔中」踐踏法治、破壞秩序的惡霸面孔就充分暴露出來了。「雙學」在旺角「佔領區」策動暴力行動，就是要製造悲劇效果，通過暴力衝突，尋找攻擊警方「濫用暴力」的借口，延長佔領，妄圖進行反撲。

全香港市民在電視上都看到「佔中」惡霸們，怎樣通宵達旦「反轉」旺角，他們把鐵馬、卡板、竹枝擲向警察，攔截了新填地街的巴士，堵塞了馬路。這些暴徒為了一己的政治要求，居然破壞整個香港的法律和秩序，讓七百萬人的權利和生活受損。他們把自己凌駕在法律和七百萬人之上，踐踏別人的權利和主流民意，損害社會利益，卻高聲談論什麼「公義」。什麼是「公」？什麼是「義」？實際上就是他們這少數人為所欲為，綁架了整個社會。

暴露反法治反民主面目

現在，超過八成的民意要求「佔中」立即清場。「雙學」等激進派卻站在主流民意的對立面，反對清場，反對執行法庭禁制令。學聯常委梁麗穎公開宣佈「不滿意警方使用不必要的武力，我們會將行動升級」。怎樣升級呢？可能其中一項，就是搞暴力行動。「雙學」和社民連、「人民力量」等合作組織衝擊，並不是第一次。在今年六月份的兩次衝擊立法會行動中，周永康、岑敖暉已經和黃浩銘共同組織了衝擊活動。這次旺角衝突也是他們一手策劃的極端行動。

9月28日，學聯和社民連發起衝擊政府總部的警察防線，導致了警方施放催淚彈，他們乘機製造謠言，說「警察開槍」，通過手機互聯網的群組發放，迅速動員了大量不明真相的學生和市民到達金鐘「進行支援」，結果開拓了三個「佔領區」。

「熱血公民」狙擊「人力」一箭雙鵰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旺角「佔領區」正進行「清障」行動，激進分子堅持不退，並且作野貓式襲擊。一眾早幾日還呼籲「佔領者」應該遵守禁制令的反對派政客，又再隨風擺柳，變臉改口支持「佔領者」長期作戰，學聯和「學民思潮」也表示要將行動升級云云，這說明反對派至今仍然死心不息，希望藉着大規模衝突再次拉抬「佔中」聲勢，故此選定旺角「佔領區」再發動一場大戰，意圖在「槍林彈雨」的畫面中製造悲情，妄圖令「佔中」民望起死回生。但結果徒勞，廣大市民都忍夠了「佔領」行動，巴不得將一眾搞手全數拘捕，「清障」行動得到市民的掌聲，各界都高度評價警方的「清障」行動。

旺角「佔領區」陷入內鬥之中

在旺角「佔領區」的衝突中，不少反對派政黨團體都有到場支援，但唯獨是盤據旺角的「熱血公民」及黃毓民派系沒有任何動作，在連場大戰中竟然缺席，令人奇怪。這一切其實都要由日前「熱血公民」狙擊「人力力量」一役說起。「熱血公民」為何要狙擊「人力力量」？原因是在上週三暴力衝擊立法會之後，「人力力量」以及其友好網台隨即發布了施襲者的照片，而相中人就是「熱血公民」核心成

員「法國佬」。此舉令「熱血公民」極為不滿，黃洋達隨即發動了連串針對「人力力量」及其金主蕭若元的行動，指責他們是「二五仔」、「通敵賣國」，並且在旺角「佔領區」內廣泛宣傳，及後更發動支持者包圍並狙擊「人力力量」，差點連「人力」旺角的帳篷都被拆去，其中陳偉業、譚志更成為了重點打擊對象，整個旺角「佔領區」都陷入內鬥之中。

為「臨陣退卻」找理由

當然，「熱血公民」狙擊「人力力量」，肯定不是因為出賣了「法國佬」而來，原因是不少傳媒都已揭發其惡行，根本避無可避。「熱血公民」借事件發難，目的就是要一箭雙鵰：一是打擊旺角「佔領區」以至激進派內的最大對手：「人力力量」。通過「二五仔」等情緒化指控，煽動支持者及其他激進人士攻擊「人力」，令其處於孤立的處境。事實上，黃洋達將來要出選，爭票的對象不可能是建制派，而是其他激進派候選人。社民連已經不值一提，梁國雄說了多次不再選，如果這次是真的，社民連隨時一席不保。剩下來有能力與黃毓民、黃洋達一較長短的就是「人力力量」，不

將其打垮，怎可能分去其激進票源？還如何實現 2016 年立法會選舉黃毓民、黃洋達在九龍東西各取一席的目標。

二是旺角「清障」前夕引爆一場內鬥，「熱血公民」就可以「道不同不相為謀」為由，拒絕參與「死守」旺角行動。確實，在旺角「清障」行動中只見陳偉業、梁國雄企得最前，梁國雄甚至因而被捕，相反黃洋達等「熱血公民」卻不見蹤影，這正是避禍江東之計。黃洋達等「熱血公民」個個都有案件在身，正在審訊。如果再在旺角衝突中犯罪，兩罪齊發，隨時要立即入獄。黃洋達當然知道分寸，但如果如果不參與其中，就難以說得過去。於是就在「清障」前發動一場內鬥，說明雙方已經勢成水火，自然不會合作留守，這樣他們「臨陣退卻」就有了理由。

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熱血公民」狙擊「人力力量」並非出於什麼「義憤」，而是經過計算的一次政治行動，既為是為因「清障」行動而傷了元氣，更是志在打擊主要的對手。但「群眾運動」從來都脫離不了誰最激誰話事的邏輯。旺角「佔領區」一日不完全清場，各激進派組織也會繼續勾心鬥角，繼續鬥內鬥外。說到底，他們為的也是政治利益而已。

「顏色革命」的一個特點，就是每逢運動到了低潮的時候，激進派就會將運動升級，搞激進對抗行動，把水攪渾，接着通過謠言攻勢，乘機煽動更多人聚集。岑敖暉和黃浩銘幾次出現在旺角，組織對抗禁制令的騷動，是他們的一貫做法。他們的思維邏輯，他們的策略，就是這麼一套。

這種做法，正是學聯今年三月份訪問台灣，向「台獨」分子取經，吸取了「太陽花革命」鬥爭策略所學習過來的。學聯在周永康的領導下，與「台獨」勢力行得愈來愈密，甚至結成政治聯盟。在台灣爆發「太陽花革命」之時，周永康隨即與學聯骨幹在「華人民主書院」陶君行的牽頭下，到台灣向發動運動的一班民進黨第二梯隊「學師」。周永康回來總結學習的成果說，「太陽花給我很大的啟迪，自己將在大專院校成立行動團」。「太陽花革命」的主要經驗是什麼？第一是「敢藐視法律，而且要製造理論」；第二是「敢於衝擊，不怕警察，不怕權威，學生衝擊可以有保護傘」。長期以來，反對派的黑手已經伸入大學和中學校園，通過大學教師和學生會培養「反中亂港」的骨幹。

「博拉」製造悲劇效果

所以，「雙學」早已制定了一系列學習「太陽花革命」的暴力行動計劃，作為「佔中」演習。6月6日、6月17日煽動學生暴力衝擊立法會，打破立法會的牆壁。7月2日，黃之鋒又和周永康在中環環遊道發動「預演佔中」，連累幾百名學生被捕。「雙學」經過了幾個月的集訓，所以今次組織分工很有序，例如成立各院校的聯合罷委會。「罷委會」下面又分糾察組，負責現場人流秩序，物資組負責音響、帳篷等物資。

「太陽花革命」過程中，學生組織有自己全程直播的網台，有自己的輿論媒體平台，可以任何時候向外發放新信息，學聯抄襲了這一套，通過手機上網，各義工可隨時上網更新 facebook 訊息，讓外界可第一時間了解最新罷課情況，還有 social media 可以即時現場做 live 直播。整個「佔中」行動，也全部都採取了「太陽花革命」的組織和行動模式，連有關設備也進行全部複製。

「雙學」到了「佔領區」，現場的大台的設計，一樣照台灣學生的模式，又要成立節目組，安排不同議題講座，工程相當浩大。如果沒有國際勢力提供源源不絕的器材和物質，提供策略，「佔中」根本搞不起來。國際勢力投資這麼大，當然不甘心就此失敗。他們掌握住學聯的頭頭，就可以控制住「雨傘革命」。學聯的頭頭親自到旺角「博拉」，就是要製造悲劇的效果，要通過暴力衝突，尋找攻擊警方「濫用暴力」的借口，延長佔領，妄圖進行反撲。

吳克儉 教育局局長